

巴人文集·诗歌序跋卷

浙江省社会科学院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编

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

巴人文集

诗歌序跋卷



巴人文集

诗歌序跋卷

宁

社

宁波出版社

留

相同。

ISBN7-80602-319-4/I·45

定价 25.00 元

责任编辑：李振声
装帧设计：陈杰

南朝宋：谢灵运
本：南：谢灵运

巴人文集

· 诗歌序跋卷 ·



浙江省
社会科学
院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

宁波出版社

巴人文集

诗歌序跋卷

30.1181
0837

巴人文集



责任编辑：李振声

封面设计：陈 杰

巴人文集·诗歌序跋卷
浙江省社会科学院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编

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)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照排中心照排

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8 印张 450 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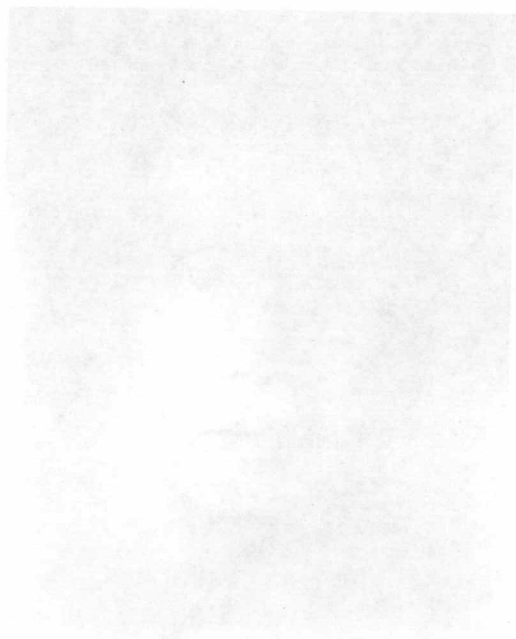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80602—319—4/I·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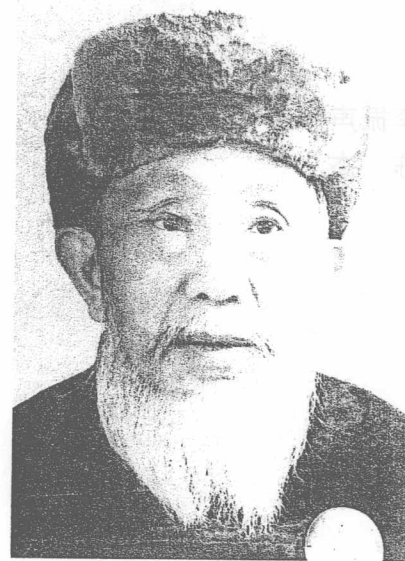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25 元



巴人 1963 年在北京



巴人 1941 年摄于上海



巴人 1969 年在北京



巴人发妻张福娥摄于五十年代初



宋庆龄（前排中）、王仑昆（前左二）和巴人（前右二）
1958 年在北京

第一辑

叙事诗

洪炉（遗稿）	（ 5 ）
髑髅哀歌（遗稿）	（40）
吾闻曲	（60）

洪 炉

楔 子

当冬神主持了大地盟坛的时候，
暴风狂雪，直飘剧吼，
象洪炉一样的宇宙之中，
现象顿呈着枯萎，颓败，消瘦！

蠕动象蚂蚁一般的人们，
无力支持这环境的暗示，
心头的火焰烧起来了，
眼上布满了血网——丝丝。

宛如一群食肉的野兽，
狂喊着凶杀的高调，
“啊！快流血吧！快流血吧！
熄熄我们胸中的火鏢！”

终至世界的大火灾来到！
宇宙真成了个洪炉了。
一出出的惨剧继续演着，
世人呵，怎待不到恶梦破晓。

不久，在时运之神的手里，
春，接受到主持大地的威权，
于是缠绵绵的泪了一春细雨，
哭活了已然死去的宇宙。

于是跳过洪炉的铁儿，
也不绝地倾泻他忏悔的泪珠。
听哪，这其间的经过故事，
颇足资我们警惕反思。

—

铁儿跳过了血肉洪炉，
正鼾鼾地拥抱着黑夜入睡，
赤血激荡着心怀，
恶梦包蒙了四围——
把过去的往事重演，
把未来的运命预现。

直等到屋外的枯枝上，
站着只灰色的鸟儿叫唤，
他从醉睡中惺忪醒来，
眼中浮动着梦的重圈，
黝黝的屋内——沉沉的黑渊，
如有狰狞的恶魔前站。

屋壁间透进一线光明，
照穿了他天赋的良心，

他似乎毛孔管内装满罪恶，
不住地寒栗，战怔！
他胸中遗留着不灭的污痕，
怎还有面目在世上见人！

“唉！泪儿也将淌完了，
心血也将沸干，
你淌不掉的记忆账啊，
岂经泪血的冲泻，
越显出事情的颠未来？”
他这样地自语自喊。

一家家的早餐炊烟，
合那山间的云雾浮漾，
一忽儿半壁的太阳辉光，
发闪在这东山之上，
他沉迷地把着一柄锄儿，
懒洋洋地去到前村野上。

他经过了老杏树的荫下，
他跨过了霜白色的桥上；
桥下的流水激越烦唱，
宛同胸中的悲痛叫响；
他跳入绿海的田野中央，
拄着锄儿，兀自醉想。

东山角上，噙着个太阳，
草上露珠，闪着银样泪光，

山鸟，匿迹幽林歌唱，
歌喉婉转，音调清朗，
在蔚蓝的天宇下浮翔，
在苍绿的旷野上回漾。

只有他单调的心琴哟，
终弹着单调的曲儿“心伤——心伤”
虽春野允许他忏悔过往，
虽春野揭破他前途迷惘，
可是怎么销毁得哟——
这血经肉纬的罪恶之网！

二

记得我家中虽是清苦，
一间茅舍，一楹破屋，
但旭日终还不时地照着。
记得我，生涯虽是劳碌，
一日山间，一日田隅，
但清风终还不时地拂着。
记得我产业虽是微薄，
一座竹山，几丘田亩，
但有父母妻妹团聚欢愉。

每当骄阳卸职西去，
反射的红锦横铺天隅，
我肩着把反抗余光的耒耜，
鸟样唱着，归返家居，

年已古稀的老父老母，
笑对着我问劳慰苦，
娇小倩笑的妹子阿娟，
又来乞果丐花，问有无，
我的妻子在勤理家务。

林间的鸟儿，咻声无语，
山中的明月照入阶除，
我们爱结的网儿哟，
正撒晒在，正闪烁在，
正光笑在，正默语在，
愉快地沉入睡眠深处。

谁知清白的天上，被风狂——
吹揭起了密密云网，
霭祥的月光，被天狗将——
半边的晶明吞啮——消亡！
啊，我哟，我哟，我的家庭哟，
从此后，竟造成个畸的形状！

记前年，赤金太阳施毒焰，
放射他愤怒的火箭，
我着恋似的奔窜田间，
想救救苗儿们纤弱生机，
但太阳毕竟是个暴徒们使者，
怎管你农人们一腔血汗。

一月余的阳威过了，

百余天的大雨又到，
血淋淋的怒涛奔号，
漫山，漫野，漂庐没舍，
谁的生命不在颤抖飘摇！
我们也预备这苟延的残命，
授与这有眼的苍昊！

一家的颠沛情况催我心肝，
尚有父母妻妹的情爱，
上薄了彩丽的云汉，
虽是我神经时起痉挛，
如啁啾雏莺鸣声，
在我的神经的末梢动弹。

这是黄叶低垂的夜晚，
阴云惨凄地密幂四山，
炊烟在空中人立地上升，
宛同弱者阿附恶鬼一般，
我痛抽着牛儿悲歌归来，
不料把獯民的马儿冲坏。

种种的恫吓语也听得够了，
种种的眼前亏也吃得多了，
我的父母妻妹吓做一堆，
我也只有两泪对话，一心暗淡，
啊，天知道，从此好马的粮食，
吃着我们一家的泪血了。

我那时疯狂的歌啸，
能把层积的重云吹开，
我那时血涨的胸壑，
能把猛烈的太阳餐啖，
我开眼觉满是我的仇敌，
我闭眼觉恶魔包蒙四围。

我有时在深夜漠然起来，
把妻子痛打得心中快感，
可怜驯柔如鹿的她呵，
竟茹苦忍痛地谢绝人海！
我又怎禁得，醒时候，醒时候呵——
旋烟似的悲哀向心空飞来！

我于是奋兴地喊道：“啊！
田地没了，妻子死了，天底下
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，
但我怎么也不能顾得了！
我要横行天下，切头作杯，
痛饮哟——痛饮尽仇讎血了！
我要不顾一切飞剑苍昊，
溅出哟——溅出一天的血霞了！

“啊！啊！太阳呵！月亮呵！
你有限的残年，你日暮的路上，
且自己保养，自己珍重，
欢娱着膝下承笑的小星，
你的罪孽深重的儿子，

要杀却魔鬼，救回妻子的怨魂去了！
在那夜苍茫之时，我从此逃亡，
让獠民去挟着松风狂笑！

三

白昼启开了朦胧的睡眠，
在那东方云帐深下之间；
黑影憧憧的人们沉睡梦乡，
全不知这未来的运命悲惨。

撒旦——洪炉的火夫领袖，
率了一群四肢毕具的人兽；
带了一管取火的钻头，
聚如蜂蚁，向着人间迈走。

他们在人间地上的树旁，
筑成个炎炎的血肉洪炉；
他们唯一无二的目的，
要使人们改走兽的迳途。

撒旦把钻头向树上一击，
一星星的火鏢突然飞出；
火鏢跃入那洪炉里面，
洪炉中便有许多戏剧表演。

一群人兽各执着枯红枫叶，
在洪炉外不住地扇扇；

看哪！在这蓬勃的弥天火光中，
有多少匆忙颠蹶的奇形怪态。

有的穿着件灰蓝的单衣，
挈着个纤弱的孩子踉跄；
有的抖动着两个白乳房，
散发露胸地如石像之逃亡。

花发白须的伛偻老人，
虽说是金刚百炼之身；
但他也怕这肉火横飞的天空，
抽搐着胸的风箱儿，仆仆奔动。

有的左手挟着个熠光的枪，
右手抱着个酡了脸的姑娘；
兽狰狞笑容遏现在面上，
紧搂着不知要走向何方。

有的高壮激越地悲唱，
唱那，他们战胜人类界现象，
唱那，他们破坏事业的伟壮，
唱那，他们疯狂行为的快畅。

有的衣后一角已炎炎在焚，
如田单破齐时的火牛狂奔，
有的如置身于红蔷薇中，
泰然的把圣洁的肉身亲吻。

有的高喊着：“快畅！快畅！”
“如尝了浓酽腻蜜的酒香！”
有的瞄对着颤奔的女孩，
试试他们的枪法怎样？

在这样的情景之中，
火光如地球的血流，
大肆他的生力，流动——流动！
又如一阵赞美诗的音波，
在磅礴的大气中高耸——高耸！

待到浩浩的太阳，
颯颜地坐在东山上，
人们的血流一阵儿超腾，
夹着火光在空中游荡，
人们的幽灵夺出了胸腔，
混着火流在空中跳踉。

血流浮荡，幽灵跳踉，
他们用着最愉快的调子，
高歌，高歌——欢唱，欢唱！
向那浩浩的太阳，
颯颜地坐在东山上！

幽灵跳踉，血流浮荡，
他们用那最优美的舞蹈，
跳踉，跳踉——波漾，波漾！
向那浩浩的太阳，

颯颜地坐在东山上！

直待到撒旦鼓吹力竭，
人生的喜剧已演完了一节，
一切生物皆已藏形匿迹，
只剩有劫后的黑瓦零砖断墙残壁！

四

于是撒旦又开始工作了，
钻头向树上再刺再击，
火爍如流星般不止射出，
在洪炉中又演起戏剧一节。

他正是醉意儿薰薰，
两颊上软泛红晕，
身披着件獭绒大衣，
眼角眉际露着胜利笑痕。

当那寒森凄厉的晚风，
吹起木叶萧萧哀鸣时晨，
他走到他情人的家中去了，
——低唤轻拍地叩门。

她搭着微晕白润的腮儿，
飘着疏散松松的发丝影，
纳着急促的呼吸颤跳的心，
一步一步的，欹腰侧耳谛听。

于是他听到凌波步儿动又停，
衣裙的裊裊声渐渐儿逼近，
他如寒月下老乌站着在等，
笑意，如星映冷塘濯濯浮泳。

直等到大门儿呀的开了，
他便霍的迎上把她拥抱，
说一声：“我的心肺心肝呀，
让我接个甜甜蜜蜜的吻吧！”

“我的怨家呵，那是没有这样的容易的，
——她软弯着腰，笑弥着眼，——
什么东西是你今晚献给我的，
什么东西是你的敬礼——赞仪？”

“我有金钱，来买你的香吻，
我有钞票，来买你的拥抱，
只要你吻是热的，拥抱温存，
那我就损失生命，也是甘心。”

“那末你来吻我吧！轻轻地——
吻落在我左颊微笑的涡里，
吻落在我右颊微温的痕里，
吸去我心头怡酹的甜蜜。”

于是他俩深长的深长的蜜吻，
于是他俩紧紧的紧紧的搂搵，
在那鸳帐飘动的小床之中，

他俩又枕臂磨鬓地私语温温。

“爱呀，爱呀，你这几日怎不来到？
我孤另另地空着一双臂抱，
睡伴着冷清清的被儿枕儿，
我的心苗哟——焦燥！”

“啊，我的心肺，我的心肝，
为了你蛇舌儿，为了你亚麻眼，
为了你花般笑，为了你莺样言，
我竟做了匪兵们双方的侦探。

“我可以向匪兵们分赃，
我可以向官兵处领赏，
我指挥着匪徒们东遁，
我率领着官兵们西往。

“我现在身上有几百银洋，
倘你百般体我的心愿，
我这算不来什么的薄仪，
敬呈奉你这个我的心肺心肝。”

她因之娱光渺视的撒娇，
装腔学婴的啜泣——求爱，
说：“从此愿生则同衾死则同穴，
祝我两之间不再发生恶草谗言。”

于是桶箍一般的他俩，

吻着！吻着！吻着！拥抱！拥抱！拥抱！
她的乱发散上眼角眉梢！
她的颊上，画出了殷红欲潮！

啊！上帝！这天天快乐之花，
终有一时要在暴雨下凋谢了吧！
听那，这使人战栗的敲门声，
不是象隔岸丧钟那样打起了吗？

他惊疑地悄悄地出来开门，
却是什么也没见，什么也没声，
只奔进了满地波漾的月明，
白光刺破他兽火上冒的眼睛。

忽然地白闪闪的刀光飞进，
他左肩上如着寒冰，
急急凝眸回看时——啊，
左肩已在血涌，左臂已落地在滚。

他匆忙地从肋下探出手枪，
连连地射中了面前的黑影子，
可是脑上冰般寒冷又起，
啊，天哪，这是他最后的感知哩！

她软玉温香，艳如白莲体中，
正燃着炎炎欲火——难压，
期他——他又不来吻，
又不好，深夜，叫呼，唤喝。

她穿着件粉红的体里衣裳，
胸上似有一对小羊吃奶般波荡，
冒着习习傲人的寒风出来，
适看到这有味的喜剧收场。

一个是兰巾裹头的匪徒刺客，
一个是她救火熄炎的情人，
血淋淋的，如夜睡的红霞一泓，
中有死骸一对，枕臂横陈。

她愉悦地向情人内衣检寻，
探得了钞票一握——盈盈
笑暗暗说：“这是我爱最好的赠与，
这是我永久的，永久的纪念品。”

五

月儿漫漾出在东山之上，
穿着件冰绡银罗的寒裳，
晶莹的泪珠满贮胸腔，
哦，这至大的爱神，为甚这么惨伤？

她看着那黑黢黢的大地，
正演着人相食的惨戏，
她担负着的爱的使命，
试问可向何人感化起？

她把那万道的银光爱箭，

向松林竹林之下直射，
一群野兽般的人们，
却正高谈得趣味淋酣。

“在那好几十年，好几十年以前，
长毛造反到我们乡里，
他们真傻，做着有趣把戏，
把那小孩蜡烛般插在长枪尖点。

“孩子哭喊得喳喳嘹嘹，多么甘美，
拨动了天云袅袅绕绕，旋动，
孩子的肉色，滑泽红润，何等圣洁，
手舞足蹈宛同一尊胜利神容。

“于是他们全多狂笑高啸了：
美妙的音乐呵，美丽的舞蹈呵，
啊啊！醉心撩魂的甘旨冽泉呵，
啊啊！安慰我们枯渴的灵魂的天使呵！

“他们继又拿着钢刀走人家去了，
他们再也不愿刀锋生白光，
他们最愿刀上长涂着赤血，
好和腾沸的血潮高调同唱！

“啊！快哉！快哉！多么的痛快！
我们也应该，我们也应该！
割下人们的头，镂成空心杯，
注灌玛瑙血，痛饮芳冽醅！”

他们的神经紧张到百度，
他们的语锋森森撼风！
同时那月儿的无声歌调，
在云汉中弹响得悠悠融融！

“啊啊！洪炉中的人们呀！
你们且来咀嚼我那冰团吧！
熄退你们的心血正在潮！
你们且来沐浴我那光渊吧！
洗净你们灵魂上受伤的污疤！

“啊，啊！洪炉中的人们呀！
妈妈的眼泪为谁流尽了？
爸爸的头发为谁变白了？
啊，啊！你们睡在火里者呀，
尔妻，尔子，正望尔心之归来啊！

“洪炉中虎似雄踞的黑炭，
正是擢发难数的罪恶所结晶呵！
你们不要茫然同化着哟！
你聪明的炉中人呵——
用你们的灵智的足跳出来吧！”

任你千言万语，和婉的歌唤，
怎也难以激动他们残酷哀肠，
他们仍继续地谈着兴趣飞舞，
那原是一样，一样的收场！

“长毛杀却人们原说是豪爽，
人们煮吃长毛毕竟也畅快，
记那年长毛的势头已消退，
我村的父老把长毛儿子捕来。

“旭日高升在东山林表，
阳光均匀地散满了溪郊，
在那白石累累的溪滩之上，
对着苍昊，宣告他们的罪业了。

“拿着把泥锈烂了的菜刀，
截破了皮肉，支解了骨骼，
再把翼翼的心肝心肺取出，
一淘儿，在滩上煮炒争食。

“哈哈！我们吃他们，
他们吃我们……
人类大事便完成，
那是何等地快意畅心！

“啊啊！快哉！快哉！多么的痛快！
我们也应该！我们也应该！
割下人们头，镂成空心杯！
注灌玛瑙血！痛饮芳冽醅！”

古松听到他们危壮高论，
颤起了萧萧瑟瑟的哀鸣，
苍竹俯头沉默的深深悲痛，

叶叶都含着莹莹泪晶。

直待到炉火不烧了他们的心，
始沉沉地在草上寻梦安睡，
月光泻银般微笑着在，
世界似乎回复了和平状态。

六

在这匪群中的铁儿于是也沉沉地入睡了，
银光下宛有万千只白蝶泛空，
荡漾银辉的翅膀上，负着梦影，
反映出铁儿恍恍凄离的心痕。

好似繁星沉在黑渊时晨，
他眼见到了媚笑殷殷的獠民，
唱着鸟一般清脆婉啾的语言，
向他必恭必敬的招待亲近。

“啊！我可爱的铁儿先生，
你怎黄鹤杳如抛弃双亲？
您老人家枯涩泪泉，
竟为你终日舒泻——殆尽。

“你美丽聪颖的妹子，
又手软软的，不能赡养，
我实不忍见此颠沛情况，
所以时把生粮殷殷输将。”